



徐寅生在曹燕华乒乓培训学校内教许昕打球。



2009年全运会上，王励勤搭档许昕勇夺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

“闲不住啊，我的快乐就在这片运动场上，看到自己队员有一点点的进步，那种成就感和快乐，远远超过去任何地方旅游。”孙海平说。2016年初，孙海平田径运动发展中心成立。为了还能在跑道上多奋斗些时间，他戒掉了40多年的烟瘾，并且开始“一天两练”：上午练队员；下午练自己，跑5公里做锻炼。

从陈雁浩到刘翔再到谢文骏，孙海平的弟子早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他没有停止过对更优化的训练体系的追求探索。

在他看来，和自己当运动员的时代相比，带教陈雁浩时最大的改变是舍弃了大运动量和长时间的枯燥重复训练。到带教刘翔时，他开始运用多种手段合并为一的复合型训练方法。到谢文骏时，孙海平开始更注重训练的效益，不断调整、纠正，有了更高的针对性和精细化程度。

他的弟子已经在全运会男子110米栏为上海拿下“七连冠”，他的目标是创造“八连冠”。孙海平表示：自己的训练法4.0构想已经大致形成，他在寻找下一个跨栏的好苗子。

百年激荡薪火传承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申城体育精神从发源之日起，就站在时代的前列。

1843年上海开埠，西方近代体育自租界登陆，在上海立足之后，迅速向内地扩展。一直到20世纪初，上海都是西方近代体育传入中国的主要扩散地。

1850年，上海租界出现第一片跑马场，拉开了西方体育在中国传播的序幕。1882年上海出版的《字林星期周刊》这样描述当时上海体育的繁荣场景：“在上海，爱好体育的西侨青年

可选择的户外活动，要比在伦敦或英国其他城市多得多。他可在保养得完美的草坪打网球；在超等板球场打板球；在离办公室5分钟路程的划船总会去划船；他们也可有自己的马。”

彼时，救国图强的民族体育精神也在兴起。1909年7月，霍元甲在上海创办近代中国第一个民间武术团体——精武体操会。精武体操会的宗旨切合了当时国人习武强身、振兴国运之思潮。主持会务者秉承“技击为根本，以武德为皈依，辅以有益之学科、正当之游艺”，逐步把精武体操会办成社会教育团体。

中国与奥林匹克的渊源也自上海而始。1924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在上海成立；1931年，国际奥委会通过决议，承认前者为中国的国家奥委会，中国自此正式走进国际奥委会大家庭。

1932年7月，刘长春从上海出洋赴美参加第10届洛杉矶奥运会，成为“中国奥运第一人”。在第11届柏林奥运会，上海撑竿跳运动员符保卢是唯一进入复赛的中国选手。

新中国成立后，兼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对上海体育提出期许：“我们上海是世界四大城市之一，我们要和华盛顿、纽约比，而不是跟他们走。”

上海体育遵照这样的精神，为此目标开始奋斗。1954年，上海市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1956年以后，各区县体委、市级体育总会和各单项体育协会、工厂企业和学校等基层协会也相继成立，上海体育的管理网络基本成型。徐寅生、朱建华、胡荣华、周建明等传奇运动员从申城走向世界。

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上海体育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为全国树立体育职业化改革的创新榜样、上海模板。1992年6月，“红山口会议”决定中国足球的首届职业联赛于1994年举行。1993年12月10日，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宣布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真正的职业足球俱乐部。申花队首任主帅徐根宝不仅以他倡导的“抢